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
第九十七回 太平獄周觀德探父 登州府楊龍貴訪朋

鬚齡才智兩雙全，雪恨伸冤告訴便。自是蒼天多福善，篤生孝子世芳傳。

話說周觀德看見禁子拖父親進監，趕到牢門上，叫道：「監門上的伯伯，方才拖進去的這個犯人，乃是我的父親。我家住在池州府青陽縣。我同母親一路前來，母親半路被強人搶去，我單身求乞至此。萬望伯伯慈悲，放我進去見父親一面，感恩不淺。」禁子道：「看你小小年紀，倒有孝順之心。我放你進去，但見了就要出來。」觀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禁子放開牢門，觀德進去，倒身就拜，道：「伯伯，不知我父親在哪裡，要求指點。」禁子道：「你起來，跟我去。」禁子領了觀德，彎彎曲曲來到一處，用手指道：「你父親就在這裡。」觀德舉目一看，只見烏黑黑不見天日，不覺放聲就哭。禁子道：「小子不要哭，你聽裡面呻吟的，就是你父親。」觀德睜眼一看，摸摸有一人伏在押牀。觀德上前抱住哭道：「爹爹呵！孩兒觀德在此看你。」文玉忽聽此言，吃了一驚，忙舉目一看，大叫道：「兒呵！你因何知我受苦，來到此間？我且問你，祖父病體可好麼？」觀德道：「爹爹呵，說來也傷心！待孩兒細細稟明。但父親押在牀上，如何過得？萬望禁長伯伯行個陰功，暫放出片時，感恩不淺。」禁子便把押牀開了。

文玉爬起坐下，便叫：「兒呵！你今快把家中情由，細細說與我聽。」觀德雙眼流淚道：「爹爹嚇！自從爹爹起身之後，公公病勢沉重。誰想地方官府追贓，到家拿我娘兒兩個，可憐公公立刻驚死。母親只得將妹子賣了與趙員外家。多虧趙家伯母，憐我母子遭難，將妹妹收作養媳，贈銀二十兩為公公殯殮之用。次日差人帶上公堂，縣官把我母子撈起，要追贓物入官。

喚鄰里審問，各言周家貧窮，縣官就將房子封鎖變賣，又把我母子兩個召媒官賣。又虧趙廷章伯伯叫人假作客商，當買我二人；贈我盤費，叫我母子來太平府探聽父親。我母子行至半途，可憐又被強人把母親搶去。孩兒跌落山坑，幸得不死，一路求乞到此。」

文玉聽說，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。觀德連忙扶起抱位，連叫：「爹爹醒來！」文玉悠悠回轉，號哭道：「父親嚇，生我孩兒不肖，連累父親。此仇何日得報！賢妻嚇！你自來女德賢淑，今日因我累你，被賊搶去，不知生死。兒嚇！你年紀幼小，害你一路受苦，我心如刀割。兒呵，我想此番遭難，多是大盜林三板害為父的，只怕多凶少吉了。」觀德道：「爹爹呵！

你今且自寬心。兒聞海爺又復任南直操江，不日到任。待孩兒趕到南直，與爹爹申冤。又要尋找母親，那時自有團圓。」文玉道：「兒嚇，你年少有膽，既然如此，事不可遲，快往南京告狀要緊。」商量定當，禁子催促出監。觀德無奈，只得別了父親，出了監門，不表。

且說楊龍貴，字天榮，乃揚州人氏。父親官拜兵部尚書，只因鄉試，火速趕回。不意遇著猛虎，性命幾乎不保。幸得義士周文玉贈銀，方得回家。叨蒙祖父蔭庇，得中舉人。已經赴過鹿鳴宴，打點行囊上京。一心念念不忘周文玉之恩。暗想：「此番路由山東經過，不免逕進登萊道衙署，拜見恩人一面，此心方安。」便問家人楊德：「前方是甚麼地方？」楊德道：「是登州城了。」龍貴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們去尋一個潔淨飯店歇下。」

主僕二人進店，把行李歇下，用了中飯。

公子打扮作書生模樣，也不帶家人，也不騎馬，步行到道衙衙門。叫一聲道：「聽事的，我是京中兵部尚書楊老爺公子。

有個好友周文玉，他說哥哥周文桂在署作幕，煩你與我通報。」

聽事的聽了此言，把公子上下細看，說道：「楊公子，你說是現任兵部公子，小人不該得罪。那周文桂，他是殺人劫賊，正在緝拿，公子還來問他？」公子道：「怎見他是殺人劫賊？」

聽事的便把阿牛殺死公子，自身逃走，連累周文桂夾打成招，如今監禁在牢，只怕嚴刑追逼，性命難保。公子聽了叫道：「呵呀！如此說來，非常之禍了！我且問你，她有個兄弟周文玉，可曾來麼？」聽事道：「並沒有甚麼兄弟來。」公子道：「這也奇了。」心中一想：「必須進監去問周文桂，便知伊弟下落。」

即便辭了聽事，來到監口，叫聲：「禁子何在？」禁子出來應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公子道：「我是京中兵部楊老爺公子。

有個朋友周文桂在監，我要見他，煩你引進。」說罷，袖中取出一小包付與禁子。禁子接了，放進公子，領到文桂號房。禁子叫道：「周文桂，這是一位京都兵部楊老爺的公子，前來看你。」文桂不知其中曲折，立起身來問道：「仁兄，小弟與兄從無會面。如何落難在監，敢承不棄，前來看顧？請道其詳。」

公子道：「小弟楊龍貴，夏間在太平府與文玉相會，結為生死之交。他說要來登萊道署中會仁兄。弟因鄉試已迫，不能同行。

今特來會他，不想仁兄遭此大變。不知令弟在於何處，弟要見他。」

文桂聽說，心中疑惑。說道：「楊兄呵，不說起舍弟還可，說起他來，著實可惱。春間他寄書來說失館，家中艱難。故我對東翁說後，立刻差人寄回銀兩，叫他到署辦事。不想到了秋間，他自己不來，也無書信通知，只叫小弟妻舅袁阿牛到此。

如今楊兄說在太平府與他相會，他既不來署中，又到太平府何干？叫我好不疑心。」

公子道：「我因路中被難，蒙他救濟。他說要來此間，難道又回去？這事不明不白，還求仁兄剖斷。」文桂道：「我只為沒良心的妻舅袁阿牛來到署中，正當東翁公子眷戀女色，東翁迫他上京，他要弟作伴同行。袁阿牛也要作伴。誰知出門不遠，公子與惡舅商量，只說忘帶物件，與他回轉家中尋取，叫我在飯店中端等。不知何故，到家把公子殺了，劫去女子，不知去向。東翁不問情由，著濟南府把我拿回，屈打成招。我受刑不過，只得屈招與阿牛合謀。如今要在我身上追出阿牛，逢限打比，多管性命難保。」

龍貴聽了，心中一想：「我與伊弟相交，並未說有甚麼妻舅袁阿牛，其中必有情弊。我欲趕到池州查問。但是會試在即，父親寄書來催，不能延緩。這怎麼處？也罷」便說道：「周兄呵，你且在此忍耐，待弟進京，與家父商量。聞得海操江復任南京，不日按臨。只待家父奏聞聖上，將兄案發在操江審問，便可伸冤了。這裡二十兩銀子，兄且收下，以為監中使用。」

說罷，便在身中取出付與文桂。文桂接了，忙忙拜謝。龍貴別了，退出監門，立即離監進京。

哪知太平府周文玉，在監受了許多冤慘，一日耐過一日，又因袁阿牛糾合劉家兄弟，牢中劫出大頭林三，逃走出城，官軍追趕，不知去向。次日官府調出文玉拷打，可憐文玉受此屈打，甚是慘傷。

再說海爺受了皇爺聖旨，私行到南京，已是半年，一日來到太平府，抬頭見個飯店，十分潔淨。海爺道：「海洪，此店好像當年王小三的。」海洪道：「不差。」海爺道：「就在他店歇罷。」

主僕進入店中，只見堂上供奉一尊紅袍神像。海安道：「這是他家祖宗。」海洪道：「財神也，不是什麼祖宗。」海爺道：「你們不要爭口，叫店家出來。」海洪叫道：「店家有麼？」

只聽得裡面應道：「來了嚇！原來是三位老客官，要在敝店歇麼？」海洪道：「正是。我且問你，前年王小三是你何人？」

店王道：「是我父親，已死去多年了。」海洪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這堂上供奉的官兒，是什麼意思？」店王道：「此中有個緣故，待我慢慢來說。」不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